

# 习惯与制度：基于英国案例的国别研究<sup>\*</sup>

Holly Snape<sup>\*\*</sup>

**摘要：**“习惯”和“制度”均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社会科学学科关注的常见对象。二者之间的互动机理以及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互动细节值得探究。本研究认为习惯与制度的互动可这样来理解：人类社会，个体行为到普遍习惯再到不成文或成文制度的变化总是在持续发生；经过长期演化，特定国别、地域将逐渐积累形成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等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特征，并对习惯与制度的互动产生影响。本研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选取了英国酒馆（pub）作为观察对象，以英国酒馆的起源、英国与酒馆相关的制度变化、英国人在酒馆中的行为习惯为观察内容，为前述一般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细节支持。研究梳理了英国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习惯与制度互动的具体表现及社会特征对于制度遵守、制度变化的作用。

**关键词：**习惯；制度；英国酒馆（pub）；社会特征

**Abstract:** Habits and institutions have long been the subject of research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political scientists, sociologists, and economists all seeking to explain how the two interact. This study borrows from the existing notion that an individual–social group perspective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bits and institutions. It suggests that in huma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from individual behaviors to common habits and to informal or formal institutions is a constant process; and that, evolving over the long term, in specific social—

---

\* 本文系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和恒源祥集团大型合作课题“制度与习惯”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感谢总课题负责人、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和恒源祥集团董事长刘瑞旗先生给予的帮助和指导。

\*\* Holly Snape,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national” or regional—settings, social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emerge and develop that then influe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habits. It uses the British pub as the setting of its case study, examining the origins of pub-go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related to the pub, and the habits of pub-goers.

**Key words:** Habits, Institutions, the British pub, Social characteristics

本文是由“制度与习惯”英国国别研究报告改写而成的初步探索成果。制度是受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众多社会科学学科共同关注的概念，同时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难发现制度塑造行为为习惯的例子，如行人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等。反过来，习惯也可能成为制度。让人好奇的是，习惯与制度之间到底是如何互动的？如果加上国别视角，这一问题则更为有趣：不同社会环境下，所谓的“国情”“国民性”等，会对二者的互动带来何种影响？类似的问题意识源于生活经验。当今时代，互联网及交通工具的发展缩短了地区间的距离，世界已常被看作地球村。人们不难发现，世界各国不仅有各自的地貌建筑，也有各自的风土民情，不同国家的人遵从不同的习俗。很多人认为，不同民族都有其独特性格，中国人勤劳，英国人保守，德国人严谨，美国人热情，等等，各类游记、旅行指南中常会见到此类有关民族个性的描写。当代社会人们出行的机会增多，人们到陌生地方旅行时，常希望像了解一个陌生人的性格那样，了解别国或其他民族的行为模式、共有习惯、普遍性格——研究者也有类似想法。关于国民性格的讨论在学术圈始终保持着热度，相关成果中不乏佳作，例如孙隆基探讨中国国民性格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以及鲁思·本尼迪克特探讨日本国民性格的《菊与刀》等书，均被人们视为经典。但对研究者而言，研究国民性的目的，常不仅在于描述、梳理国民性格本身的特点，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希望借此来深入理解一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笔者正是带着类似的初衷，希望通过案例来研究英国习惯与制度的互动。

## 一、澄清问题与方法

以上只是说明了本研究的问题意识，尚不是提出问题。细究起来，想要沿着前述问题意识提出合适的问题并不简单。不难想到，如果我们要尝试探讨制度与习惯的互动，首先需对“制度”等相关概念有所界定。但是，如何界定“制度”“习惯”的概念，这一问题本身也是众说纷纭。对有关“制度”“习惯”的种种定义进行梳理时，我们不难发现，各种界定本身已包含了对“制度”与“习惯”互动关系的理解。以“制度”为例，向来为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美国政治学家彼得斯称，“政治学源于对制度的研究”<sup>①</sup>，但“制度”一词在政治学中用得很不严谨，指称从议会等正式结构到社会阶级等无形实体的任何事物，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其他因素，如法律、市场也被描述为制度”<sup>②</sup>。而社会学家理查德·斯科特则对“制度”做出了综合性定义：“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活动与资源。”<sup>③</sup>在有些理解当中，“制度”与“习惯”的概念有着明显的重合。例如，彼得斯指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认为，“制度不必是正式的结构，而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规范、规则、协定和惯例的集合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惯例”<sup>④</sup>。但另一些定义却将“制度”的含义限制在更窄的范围。无需举出更多的例子，上述有限的例子足以呈现，不同的定义体现了不同的理论建构需要。正是由于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见解，因此，在使用“制度”“习惯”等概念来表述问题时我们需要格外小心。

当我们通过“制度与习惯是如何互动的？”这样的问句来提问时，我们思考方向可以包含两种可能：其一，我们希望寻找一种普遍规律、一种一般性理论来解释个体与社会、思维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二，我们希望了解过

---

① 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王向民、段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② 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29页。

③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④ 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29页。

程中的细节，了解细节的意义。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向，一种是寻找基础性的理论框架，而另一方向可看作对框架的验证、理解。在第一个方向上，要想建构一般性理论，与案例方法所能够提供的细节相比，“系统的理论推理”工作<sup>①</sup>的贡献才是决定性的。显然案例研究方法的作用更适合于在第二个方向上得到发挥，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默认，已经预先有一个基本理解被我们接受了。但案例方法除可以提供验证外，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理解一般规律中可能存在的“特殊性”。在“制度与习惯”的话题下，这种关于“特殊性”的探讨是有着现实意义的，也能延伸到一些理论对话中。例如，在社会发展的“制度决定”与“文化决定”之争中，如何来理解特定社会“特殊性”便可能是个中关键。

本案例研究试图努力的方向在于：通过案例梳理细节，验证或证否一般规律，同时加深我们对一般规律中可能存在的“特殊性”的理解。必须承认，在进入案例之前我们通过理论文献梳理与讨论，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本研究并不是纯理论性的工作，案例的价值并不在于寻找一般性理论，而在于寻求理论验证；不在于归纳规律形式，而在于丰富细节内容；不在于提出概念、建构新理论，而在于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 二、基础概念与认识框架的提出

在对“制度”“习惯”的概念做出界定之前，我们不妨顺着学科发展的脉络，对既有理论做些大致的梳理。不同的学科都关心与“习惯”和“制度”相关的问题，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些成果。例如，在政治学方面，有学者认为，“后行为主义”时代西方政治科学形成了三种最新的理论范式性研究取向，分别为理性选择研究取向、政治学的文化分析取向以及新制度主义的制度研究取向。<sup>②</sup>在社会学方面，习惯与制度的关系受到知识社会学、建构主

<sup>①</sup> 参见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29页。

<sup>②</sup> 参见郝保权：《行为主义之后政治学理论范式发展的三大最新取向》，《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3期。

义等不同流派的关注。<sup>①</sup> 经济学方面，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争论和冲突长期存在，晚近的制度演化经济学为了回应这种冲突，将其关注重点投向兼顾个体对制度的影响、制度对个体的作用这一方向，寻求多层次和多主体共同演化的分析机制。<sup>②</sup> 尽管不同学科对“习惯”与“制度”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在笔者看来，该问题之所以广受关注，在于其连接了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群体的共同行动与社会结构，因而正处在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所难以绕开的方向上。同时，笔者还认为，各学科所提出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共享的。很多理论发展，均试图摆脱“社会科学中几组传统的对立范畴”<sup>③</sup> 带来的二元思考模式。为了摆脱静态分析框架的弊端，社会科学关注制度形成的过程；为超越个体主义、整体主义研究范式各自的不足，社会科学尝试定义、研究从个体行为到群体现象的“演化”“涌现”；为了摆脱主客体二分范式，提出并重视“主体间性”；等等。

由于各学科的认识实质上是朝着相近的方向发展的，因而我们在选择定义时，对已有成果的吸收应更重视吸收各学科共享的观念更新，而不必纠结于具体的字句。从语义上看，“制度”的一般意义是特定共同体当中人们普遍相信的规则。而“习惯”的语义是不断重复的、经常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sup>④</sup>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界定已足以作为本研究的起点，但我们仍可借鉴晚近社会科学发展的成果，从超越静态分析、超越主客体二分范式、调和个体—社会视角的角度，对其中的一些要点做些强调、解析。

在本研究看来，“制度”“习惯”既是外在的、客观的现象，也与人们主观世界有关；既体现于社会当中，也存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也包含实施机制；习惯，不仅指行为习惯，也包含思维习惯、生活习惯。与这种界定相对应，关于习惯与制度的关系，参考知识社会学的成果，我们可以进一步阐释这种理解：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可以通过外化、客观化和内化的连续过程来表达。人类的存在是一个不断外化的

① 参见菲利普·柯尔库夫：《新社会学》，钱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参见黄凯南：《制度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5 期。

③ 菲利普·柯尔库夫：《新社会学》，第 1 页。

④ 参见“制度与习惯”课题开题会会议记录，2017 年 10 月。

过程，个体通过其行为将自己外化，从而建构现实世界。个体的主观世界通过行为的逐渐外化的过程可归结为惯习化、制度化的不同阶段；众多个体行为的外化而构成的社会现实具备独立于单个个体主观世界的客观性；个体则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把社会现实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习惯与制度作为社会现实，均具有主观和客观的双重性质。

安东尼·吉登斯等众多学者在其著作中也有相近的理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名的《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一书中提出了“结构二重性”观点，认为“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循环反复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sup>①</sup>。篇幅所限，此处我们在相关概念的讨论上并不打算过于深入，通过理论回顾我们已大致建立了有关习惯与制度之间循环往复、相互影响的认识，接下来希望通过案例了解更多的细节。

基于这样的目标，本研究希望通过几个具体的话题来展开：英国具有代表性、引人注目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制度与习惯有何种互动；二者的互动当中，能体现出哪些英国社会的“特殊性”；“特殊性”又如何影响制度的遵守、习惯的变迁。在观察视角方面，研究重视静态、动态视角的兼顾及社会视角与个体视角的结合；在具体方法上，研究使用了文献研究、词源分析、文本分析、实地调研等方法。

### 三、案例的选取：酒馆对于英国的意义

英国人最为人熟知的习惯或许是谈论天气。但在笔者看来，没有比去酒馆（pub）更能够体现出英国特色的习惯了。酒馆本身是“一个英国特有的机构，没有什么比它更英国……其他国家或许有王室成员、议会和双层巴士（这些常常也被认为是英国的特色），但只有酒馆才最具英国特色……它是英国社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sup>②</sup>。

酒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公共空间。无论是在物理意义上还是在概念意义

---

①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② Jackson, Michael, *The English Pub*, Secaucus: Chartwell, 1976, p. 5.

上，它在一定程度上都为制度所塑造。虽然酒馆是经营实体，但是酒馆的意义远不止是一个售卖和消费酒精饮料的市场主体。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群，人们对酒馆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把它视为社区的“心脏”、社区的“枢纽”、一个像家一样舒适的地方，甚至有的时候对某些人来说，酒馆还被认为是比自己的家更舒适的地方。例如，在酒馆高度性别化的情况下，酒馆可被丈夫们视为逃离妻子们“唠叨”的“避难所”。再比如，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阶层常生活在相对脏乱的环境中（尤其是在工业革命时期），酒馆能够为他们的婚礼、wake（葬礼后的聚会）及其他各种家庭活动提供空间，为体育、慈善、政治等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提供场所。几个世纪以来，无论对于个人、家庭、社区还是社会而言，酒馆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广泛的、常常是中心的角色。

关于酒馆的种种语言表达也显示出其在英国社会中的地位。那些经常去一个相同的酒馆的人被他们自己和别人称作“常客”（regulars），而酒馆则被简称为“那个地方”（the local）。这种表达是与酒馆在英国的地位有关的，无论是其在物理空间上在社区的位置，还是其于抽象意义上在人们心中所占据的地位，人们认为，酒馆就在家的附近。在本次案例研究的实证调研中，笔者发现，即便城市规划改变了酒馆与居民间的相邻关系，对于不少人来说，他们仍视原来那个自己熟悉的、但位置相对较远的酒馆为他们的“那个地方、本地”（the local）。同样，在居民间进行对话时，对话者用“那个酒馆”（the pub）来指称、表述一个为当地居民熟知的酒馆是很常见的。英国人还会用“真正的酒馆、酒馆式的酒馆”（a pubby pub）这种表达来形容那种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酒馆。

如上所述，酒馆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地点（place），而是活动的场景（setting）。“去酒馆”是一个英国人的典型习惯，而酒馆也可被视为英国社会的缩影。

## 四、案例的呈现：习惯、制度及社会结构的互动

### （一）酒馆的起源：功能固化与词汇出现

上文简要介绍了酒馆之于英国的意义。那么酒馆是从来就有的吗？其在

英国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是如何形成的呢？从什么时候开始，酒馆成为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潜意识”？

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回溯历史。这样的回顾不仅能帮我们了解酒馆的由来；对于如何理解“习惯”而言，这样的回顾也不无启发。

英国酒馆至少已有五百年发展历程。英国人很早就有喝酒的传统，在英语里，关于酒类饮料的词汇很早就有，比如 ale、beer 和 wine 等。酒馆之所以出现，当然与英国人喝酒的传统有关，但早期表示“饮酒的空间”的词汇有不少，如 alehouse、inn、tavern 等。“pub”，也就是“public house”这一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已有文献中，关于英国酒馆历史的研究比较丰富。在 *The English Pub: A History* 一书中，Peter Haydon 从 ale 及 alehouse 的起源谈起，再谈到 1215—1400 年 inn 的发展，以及 15 世纪的 hops 和 beer，随后的 tavern，后来才慢慢讲述到 pub 的形成。<sup>①</sup> 无独有偶，在 *The Loca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ub* 一书中，作者同样提到，“public house”这一概念直到 17 世纪才被普遍地使用。<sup>②</sup> 通过对比多种不同的文献我们能发现，“pub”，也就是近现代意义上的酒馆的出现，本身是社会发展、习惯与制度互动的产物，促使其形成的因素可以理出好几条线索，分别是酒精饮料的发展、城市经济和功能设施的变化等。其中，又以社交空间和相应概念的形成最有标志性。

酒精饮料的发展并不总是能影响到酒馆，但其中至少有部分变化是与酒馆的形成很有关联的。ale 和 beer 在英语里都有啤酒的意思，但 ale 的历史可能更长。啤酒通常会含有苦味剂，苦味剂不仅可以平衡味觉，也能起到防腐剂的作用。在历史上，最初啤酒中的苦味剂是叫 gruit 的草药混合物，后来啤酒花（hops）出现之后，啤酒中的苦味剂就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了。ale 与 beer 的区别在于，ale 中是没有啤酒花（hops）的，而 beer 最早是用啤酒花作为苦味剂来发酵的麦芽酒的名称，后来随着选择啤酒花作为苦味剂的啤酒越来越多，“beer”一词逐渐就成为啤酒的通称了。在中世纪英国，早期是没有 beer，只有 ale 的，啤酒花是在 16 世纪初才被引进到英国的。关于这段历史，

<sup>①</sup> 参见 Haydon, Peter, *The English Pub: A History*, London: Robert Hale, 1994.

<sup>②</sup> 参见 Jennings, Paul, *The Loca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ub*, Gloucestershire: The History Press, 2011, p.39.

有一首诗写道：

啤酒花、改革、鲤鱼和啤酒，到达英格兰全在同一年。<sup>①</sup>

啤酒花的作用不仅在于能使酒的口味更好，其带来的更重要的变化是让麦芽的出酒率大大提高。这样就使得啤酒的价格下跌，最终成为普通人包括雇佣工人都能消费得起的大众消费品了。<sup>②</sup>

随着啤酒价格的下降和酒精饮料的发展，喝酒的习惯越来越普及。另一个喝酒普及的原因与当时的卫生条件和人们的卫生习惯有关，当时的欧洲人认为这两种饮料都比水要干净。随着农民收入增加，用啤酒替代冷水来饮用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卫生习惯类似于中国人喝烧开水的水的习惯。饮酒的习惯是如此普遍，人们在一天的生活中可以喝好几次，甚至早餐时也可以喝酒。人们除了在自己家中喝酒之外，还有聚在一起喝酒的习惯，这就使“饮酒的场所”在很早就出现了。

早期表示饮酒场所的词非常多。其中，最古老的饮酒场所应属 *alehouse*。不过 *alehouse* 最早主要是卖酒的，只有很少的 *alehouse* 提供饮酒场地，即使有场地，基本上也都是不大正式的，不少是在露天的场所里。<sup>③</sup> 类似 *alehouse* 这样卖酒的酒肆只是酒馆的来源之一，酒馆的另一来源是 *tavern* 或 *inn*，但在早期这两个词的意思更接近于旅店。英国很早就出现了旅店。最早的旅店的出现可能和英国人的宗教信仰有关。工业化之前的农业经济时代，大部分英国人居住在农村，以农业为生，被束缚在土地上，较少有出门流动的机会和想法。能使人们出远门、需要旅馆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宗教原因。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宗教圣地，例如坎特伯雷、奇切斯特等，朝圣者们往往不避辛苦，长途跋涉到圣地祈祷。许多修道院为这些虔诚的旅客搭建旅馆，为他们提供食宿，提供帮助。

除了早期为朝圣者提供的旅馆之外，在农业经济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过

① Haydon, Peter, *The English Pub: A History*, p. 39.

② 参见 Haydon, Peter, *The English Pub: A History*, p. 41。

③ 参见 Haydon, Peter, *The English Pub: A History*, p. 23。

渡的时期，旅馆也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设施的变化增多了起来。16—17世纪的英国，农民家庭经济、庄园经济逐渐瓦解，伦敦作为英国国内市场中心的地位逐渐形成，商品的流通需要旅馆，因为旅馆能为过往的商贩、赶车人和干渴的牲畜提供休息的地方。许多旅馆修建在路边，在后院建了马厩，前面的大堂则备好了酒和食物，欢迎来往的过客。英国地理四面环海，海岸凹凸曲折，还有众多的河流和港湾。随着水上交通运输的发展，水边的旅店、酒馆也多了起来，直到现在，许多名字里有“boat”或“ship”的酒馆，还是一听就让人知道是开在水边的。这些历史回顾表明，在早期，英国的饮酒场所有着不尽相同的功能，比如以卖酒为主的酒肆（alehouse），以歇脚、休憩为主的旅馆（inn, tavern）等。能在里面喝酒，是这些类型不同的场所共同具有的功能。

与喝酒这个功能相伴随的，是喝酒时不同顾客之间的交际功能。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增多，饮酒场所的社交功能不断地被强化，以至于原本功能不同的饮酒场所，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同质化，社交功能逐渐成了各种饮酒场所共同具备的最重要的功能，功能上的差异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与这一历史过程遥相呼应的是，英国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逐渐生成发展，独立的社会、公共空间逐渐开始形成。在英语中，“public”一词有复杂的词源，词义也很丰富，如可以表示公开、公共等。其中一个义项是“关联众人而形成整体”，在该义项下，《牛津英语大辞典》（在线版）给出的例句中最早有1427年的例子，但当时写作“publique”，随后才慢慢变为现代的写法。“public house”一词最早的含义指“为公共用处（public use）而设的场所”。但根据辞典的说明，现在这种用法已经很不用了，“public house”一词几乎只剩下“酒馆”这一个含义了。<sup>①</sup>在历史上，独立于家庭的个人出现之后，人们在公共空间交流，酒馆中的交流也越来越有公共属性，对酒馆公共社会功能的理解也逐渐内化为许多人的共同认识，最终这种共同

---

① 笔者运用“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在线英语大辞典）的数据库查找、归纳了这部分内容。访问地址为：<https://www.oed.com/view/Entry/154052#eid27758565>；<https://www.oed.com/view/Entry/154062?redirectedFrom=public+house#eid>。

认识在语言当中被以“public house”的说法固定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酒馆的社交功能都在英国的社会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传统上以家庭为主的交往方式不同，酒馆中人来人往，相互交流的人彼此之间既能产生意见的流动，但又不必非要形成什么固定的社会关系，这正是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sup>①</sup>虽然咖啡馆的出现丰富了公共空间的形式，但酒馆作为公共空间的地位仍难以撼动。在英国，历史上另一重要的、可以发挥公共空间功能的设施是教堂。在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之前，教堂一直是社区的中心，不只是精神生活的中心，还是娱乐生活的中心，人们在休闲时间和节日期间习惯于聚集在教堂内部及周围，饮酒、唱歌、跳舞。但在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清教徒，认为教堂是神圣的，对在教堂中进行宗教之外的活动感到反感。受其影响，酒馆与教堂的功能进一步分化，酒馆作为社区中心的地位更明显了。<sup>②</sup>

回溯酒馆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社区设施之间的互动。酒馆的最终出现，首先是功能与观念上的，当酒馆的功能能够独立于其他场所存在时，指称酒馆的单词才逐渐固定了。尽管语言并非正式制度，但词汇、语法同样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同样能约束人的行为、影响人的思维。社会中的个人只有服从语言规则，才能被他人理解。

酒馆的出现既是观念上的，同样也是物质上、空间上的，作为功能意义上的“酒馆”概念和作为物理空间的酒馆同时出现之后，人们在酒馆之中饮酒、交流、互动，人们的行为既受到酒馆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酒馆本身。

## （二）社会视角下的观察：酒馆与社会结构

酒馆就像社会的缩影。有趣的是，酒馆和社会一样，同样有着“包容与分化”。从19世纪开始，“在内部，持续的执照限制使酒吧通过增加员工数

<sup>①</sup> 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sup>②</sup> 参见 Hailwood, Mark, “Pubs Have a Role to Play in the Government’s Loneliness Strategy,” *History & Policy*, July 2019, <http://www.historyandpolicy.org/opinion-articles/articles/pub-role-to-play-in-government-loneliness-strategy>。

量来创建单独的房间,以便更有效地管理。各种各样的房间出现了:烟雾房、公共和私人酒吧、水龙头房,甚至音乐厅或者音乐厅的前身”<sup>①</sup>。工人阶级和“新”下层中产阶级之间的隔阂进一步扩大,因为酒馆开始把内部分成独立的小房间<sup>②</sup>。

### 1. 酒馆与社会阶层

在酒馆的早期历史中,酒馆空间就可与社会阶层关联起来。例如,由于 *tavern* 的空间布局与 *alehouse* 不同,使得其发挥的社交功能也大不相同。在空间结构上, *alehouse* 通常只有一个大间,供客人饮酒、娱乐;而体面的 *tavern* 一般有两个活动区域,分别为公共活动区域和包房活动区域。由于私密交际空间的存在,使得去 *tavern* 的人们更能够自由地讨论交流一些话题。这种在空间结构、社交功能上的差别,也使得不同类别饮酒场所的消费人群在社会阶层上产生了差异,一般而言,精英阶层去 *tavern* 的更多,而平民更喜欢 *alehouse*。这种不同酒馆在消费人群上的阶层差异,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社会阶层影响了酒馆空间的分布。“整个趋势希望将较大的空间分隔为小的房间”,酒馆内部“一直较为稳定,比较典型的是为分属不同阶层的顾客提供了不同的酒馆,直到最近的20世纪”。<sup>③</sup>反过来,酒馆也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形成。英国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在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中指出,阶级是由“社会和文化形成的”,它源自历史的进程。同时,汤普森还强调,“自我定义”参与了阶级形成的过程,“阶级意识”对于阶级的形成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根据该书记录,酒馆在这段历史中也起到了重要角色,酒馆是地下组织、抗议者经常聚会、讨论、密谋的地方:

……工匠们每夜在酒馆聚会。大市镇的几乎每一条街上都有这种小型议事会。出席会议谈论国事,再斟上一杯黑啤酒,这是自由不列颠人长期声称

① Kneale, James, “‘A Problem of Supervision’: Moral Geographie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Public house,”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25, No. 3, 1999.

② Gibson, Paul & Wilkinson, Graham, *Lost Pubs of Hull*, Kingston-upon-Hull: Kingston Press, 1999, p. iii.

③ Brown, Pete, *Shakespeare's Local: Six Centuries of History Seen through One Extraordinary Pub*, London: Macmillan, 2012.

拥有的特权。<sup>①</sup>

阶级的形成经常是由集体经验培养起来的，集体经验既是在工作中，又是在家庭、邻里关系或宗教中<sup>②</sup>。作为社区中心、公共空间的酒馆，能够为集体经验的形成提供场所。

## 2. 酒馆与性别地位

现有的一些关注性别关系的研究者通过对酒馆的研究指出，传统上，酒馆是非常“男性主宰”的空间。<sup>③</sup>虽然女性的工作能力对于酒馆来说很重要，但“去酒馆”的历史主要是由男性主导的。“去酒馆”，对男性来说意味着暂时离开他家里的妻子。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酒馆是一个社会结构再生产的空间……在这里，男人得以享受生活，而他们的妻子则为男人们的享受生活付着代价”<sup>④</sup>。女性不仅不去酒馆，还通过她们的家庭劳动使家中的男性成员成了习惯于“去酒馆”的人。

这种情况从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年份开始逐渐发生改变<sup>⑤</sup>，但酒馆空间的性别属性却在习惯上有着强而持续的影响。有研究者向我们提示，在最让人觉得习以为常的“去酒馆”的习惯中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男女差别：“女性是不会去一下那个熟悉的酒馆的（women don't nip down to the local）。”<sup>⑥</sup>由于女性需要更多地考虑家庭，其自由常常受到限制，所以，虽然女性可以说“去一下超市”（nip down to the shop），但在提到酒馆时，在习惯上女性就不自觉地不会用“去一下，去去就回”（nip down）这种说法。此外，考察传统酒馆的物理空间会发现，酒馆中的女厕所经常是比较绕的，女性常常需要走过两个或更多的房间才能走到女厕所。女性被允许坐下的地方也通常不在酒馆主要区域，而是藏在较偏的地方。

①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19—720 页。

② 参见菲利普·柯尔库夫：《新社会学》，第 105 页。

③ 参见 Jennings, Paul, *The Loca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ub*, pp. 15-16。

④ Kneale, James, “‘A Problem of Supervision’: Moral Geographie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Public House,”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25, No. 3, 1999, p. 334.

⑤ 参见 Langhamer, Claire, “‘A Public House is for All Classes, Men and Women Alike’: Women, Leisure and Drink in Second World War England,” *Women's History Review*, Vol. 12, No. 3, 2003。

⑥ Reed, Evelyn, “Feminism and ‘The Female Eunuch,’”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Vol. 32, No. 7, 1971.

长期以来，人们都可以找到没有女厕所的酒馆，直到规定所有酒馆都有义务为女性提供厕所设施的防止性别歧视法案于 1975 年出台之后才改变了这一局面。此前基础设施、防性别歧视制度的缺位，深深地体现了当时性别方面的社会结构。任何在咖啡馆里度过几小时时间后随即发现里面没有厕所的人都能够理解，女性要像她们的男性朋友那样形成在酒馆中“熬夜”的习惯会有多么难。以前，一些“工作男性的酒馆”会有一些专门房间，将女性排除在外，但现在这么做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只要关注酒馆里的空间细节就不难发现，这些细节呈现出了社会结构与习惯的演变：研究发现，在酒馆中毛玻璃被透明玻璃取代，这使酒馆变得对女性更友好，“女性不再感到她们进入了一个秘密的、受到男性威胁的空间；无论是在物理上的，还是在隐喻中，酒馆中的世界都变得透明了”<sup>①</sup>。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了解到酒馆长期受到正式制度的关注。除此之外，酒馆如何分布、空间如何布局，常常还受特定时期英国的社会结构影响。这些结构性影响因素包括社会阶层分化情况、性别地位情况以及饮酒人群在年龄分布、性别分布等方面的特征等等。酒馆塑造了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反过来也塑造酒馆。

### (三) 个体视角下的观察：酒馆中人的习惯

在酒馆中，人们可以独自喝酒，但更多的时候会相互打上交道。从个体视角观察，每个进入酒馆的人大概都会与两类人打交道：熟人和不那么熟悉的陌生人。通过文献了解和参与式观察，我们能在酒馆中发现有趣的现象，在不同的英国人身上都会表现出来相似的行为规律。

#### 1. 轮流给所有人买酒 (buying a round) 的习惯

在英国，和朋友们一起去酒馆是很常见的日常生活。对外国旅游者来说，在酒馆里，一群朋友之间一个很有趣的习惯是“轮流给所有人买酒”。并且，这个习惯近似于一种必须遵守的默认规则，如果不请大家喝的话，是不大合适的，甚至有可能被其他人看不起，所以通常大家会争先恐后地请

---

<sup>①</sup> Brandwood, Geoff, "The Vanishing Faces of the Traditional Pub," *Brewery History*, No. 123, Summer 2006.

酒，喝几轮下来至少每个人都请其他人喝过一轮，轮来轮去在总量上大致是公平的。当一群人的数量很多的时候，请所有人喝酒的花费可能太大了，这时一个较大的人群会自动地分成一些小的人群，这样在小群体里每个人又可以请小群体的所有人喝一轮了。并且，相互请酒的人并不一定都非常熟，有时只是因为某一原因正好一起去酒馆了而已，不过在相互请来请去的过程中，很可能彼此很快就变得熟络起来了。

虽然大家很注意“轮流给所有人买酒”过程中的公平，但这种公平是大致上的公平，要是为了请酒的事斤斤计较，那就成失礼的表现了。这个习惯的重点是需要大家主动地去遵守。

## 2. 吧台排队的习惯

《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Watching the English: The Hidden Rules of English Behaviour*)一书向我们描述了这一习惯。书中介绍到：英国酒馆里没有服务员来主动服务，外国旅游者经常很难理解这一现象。大家都需要走到吧台前买饮料。但在吧台很有意思，你看不到明显的、正式的队列，吧台或许是英国唯一一个不需要正式排队就可以买到东西的地方。在酒馆里，虽然顾客们并没有正式去排队，只是沿着吧台随意松散地聚集着，但其实还是有一个隐形队列，吧台的服务员和顾客自己都清楚地知道这个队列中谁排在谁的前面。顾客会尽量去捕捉服务员的眼神，这样服务员就会对队列的顺序更有把握了。如果一位顾客看上去过于满意，那么服务员可能会误以为他或她已经买过了。那些仍在等待服务的顾客必须保持警惕，睁大眼睛盯着侍者的一举一动。<sup>①</sup>在访谈中，一位服务员告诉笔者：

你需要观察，了解顾客的需求。这当然是需要经验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更加熟练。但没有人要求顾客排队，习惯就是这样。<sup>②</sup>

<sup>①</sup> 凯特·福克斯：《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姚芸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1页。

<sup>②</sup> 本项目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8年5月10日，访谈地点：伦敦（London）。

### 3. 喜欢的酒馆和喜欢的位置

许多酒馆都有其常客，不少常去酒馆的英国人也有他们喜欢的酒馆和喜欢的位置。在很多酒馆里，因为有不少常客，还形成了酒馆自己特有的笑话、短语和手势，这种酒馆中特有的交流方式成了常客之间的秘密语言，强化了常客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平等感。还有一个有趣之处是，英国人会根据自己年龄、阶层、个性选择不同风格的酒馆，酒馆风格影响个体顾客的选择，反过来，众多顾客的选择也构成了酒馆风格的一部分。比如，有些酒馆年轻人去得多，另一些酒馆中老年人去得多，还有的酒馆是不同年龄阶段的顾客都会去的。有趣的是，在那些各年龄段顾客都会去的酒馆中，不同年龄段的顾客常常会分别坐在不同的位置，并且有时还能形成固定习惯，比如某个年龄段的顾客会固定选择酒馆中的特定区域。但如果有不懂“规矩”的新人没有按照既定的习惯坐在属于自己年龄阶段的固定区域会怎么样呢？在访谈中，酒馆中的一位中年顾客告诉笔者：

每次我都会选择坐在同样的位置。不过最近也有一些年轻人喜欢坐那儿，所以我一般选择早到一会儿或晚到一会儿。他们聊天的方式有自己的风格，如果碰巧大家都一起到了，我会选择坐在别的位置（这样不会相互打扰），他们也不会影响我。不过如果这样的次数多了，我也考虑换一家适合我的酒馆，因为酒馆不少，换一家也可以。<sup>①</sup>

### 4. 锁门（lock-in）的习惯

在英国，酒馆的营业时间是受到限制的，这种限制从很早开始就有了，并且在2003年之前这种限制都少有变化。那么，一旦过了法定的营业时间，如果还有顾客想继续喝酒怎么办呢？在酒馆文化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锁门（lock-in）的习惯就逐渐形成了。“锁门”是指酒馆在到了需停止营业的时间后，酒馆老板关上酒馆的门、停止接待新客人，但让原本就在酒馆里喝酒，而且希望继续留下来待一会的顾客可以继续待在酒馆里。理论上说，一旦酒

---

① 本项目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8年5月5日，访谈地点：约克（York）。

馆的门被锁上了，酒馆里人们的行为就变成了“私人聚会”而不是在酒馆里消费。顾客可以在官方关闭时间之前将一部分钱预先存在酒馆，并在锁门期间兑换饮料。从技术上看，这么做的酒馆可声称自己在锁门时间后没有出售任何饮料。这个有意思的习惯在酒馆里一直被保留，直到2003年英国出台了新版的许可法案、放宽了酒馆营业时间的限制后，“锁门”才变得没有必要。

以上我们所回顾的英国人在酒馆中的种种行为习惯及行为背后的思维方式均是长期受传统的影响而形成的。社会现实投射于个体，并通过社会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

#### （四）当代酒馆的衰落危机：社会变迁与习惯变化

英国政府对酒馆以及人们去酒馆（pub-going）的行为习惯一向很重视，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执政者出台了大量正式制度文件试图对其进行规范。时间是制度试图去规制 pub-going 习惯时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不同时期，酒馆被允许开门经营的时间是不同的，这种变化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政府关注点的不同。1781年颁布的“抵制恶习、褻渎和不道德行为的王室公告”中，对于酒馆的关闭时间和周日能否开门做了严格的规定；1914年的王国守护法案，因为将“去酒馆”视作不利于战时努力的习惯，而试图严格限定可以去酒馆的时间为午餐时间（12:00—14:00）与晚餐时间（18:30—21:30）。但是，无论执政者是否对酒馆采取限制的态度，酒馆的活力及人们饮酒的习惯似乎都比制度制定者的想象要来得“坚韧”：这种韧性就像弹簧，遇到压力会收缩；一旦压力减轻，弹簧总想恢复。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制度打压下表现得颇为从容的酒馆，在当代却似乎遇到了衰落的危机。

在 *Mass Observation, Pub and the People* 一书中，Mass Observation<sup>①</sup> 得出了两个关于酒吧的结论。其一是酒馆的重要性，该书认为，酒馆作为一种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比教堂、电影院、舞厅和政治组织加起来还要重要”。但另一个结论则是关于酒馆的衰落：“如今，酒馆在小镇生活中所发

<sup>①</sup> Mass Observation 是一家成立于1937年的英国社会研究组织，该组织旨在通过一组总人数约500名的志愿者观察员来记录英国的日常生活，该组织的档案馆位于苏塞克斯大学。

挥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sup>①</sup>。“二战”时期或许是酒馆作为小镇生活的核心角色而发挥作用的绝唱 (swan-song)<sup>②</sup>。“二战”结束以后,“酒馆的衰落”成了酒馆研究的主要主题。自1982年以来,英国的酒馆数量逐年下降。The Lost Pubs Project 在其网站上列出了353 213个已经关闭的英式酒馆。<sup>③</sup>图1显示了近年来英国啤酒消费总量的变化趋势,从中不难看出,酒馆消费 (on-trade) 是一直在下降的。这些数据和迹象不免让人困惑,既然酒馆的作用如此重要,为什么还会衰落呢?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酒馆的衰落?

(成交量:千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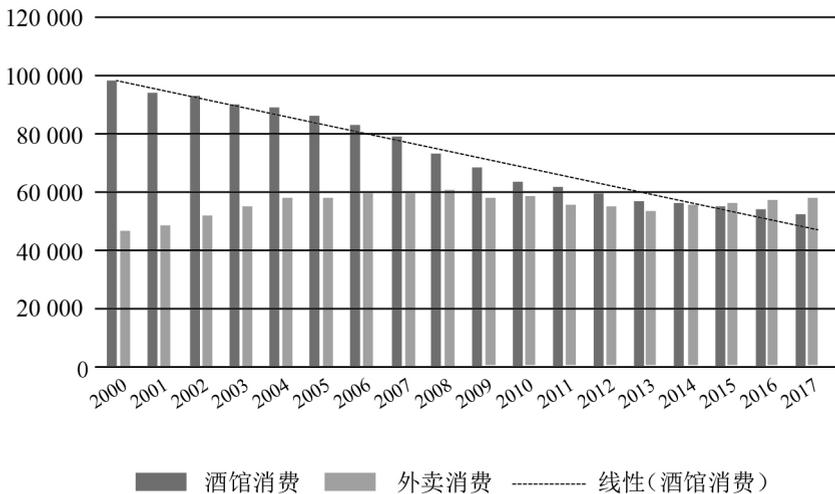


图1 英国啤酒消费趋势

资料来源:英国啤酒和酒馆协会网站 (<https://beerandpub.com/statistics/uk-beer-market/>)。

关于英国酒馆是否正在衰落,为什么会衰落,有不少研究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在 *The English Pub: A History* 一书的最后一章中,作者陈述了由于当

① Mass Observation, *The Pub and the People: A Worktown Stud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5.

② Jennings, Paul, *The Loca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ub*, p. 209.

③ 参见 The Lost Pubs Project, <http://www.closedpubs.co.uk/>。

代生活方式的变化而给酒馆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一面，但在最后仍对酒馆的存续留下了一点希望。虽然如此，该书最后一章用了“*The End of the Road*”（路的尽头）作为章节的标题，其乐观的态度颇为有限。<sup>①</sup>越珍视酒馆文化传统的作者越觉得近年来酒馆的衰退触目惊心。但无论是对酒馆的未来心怀希望还是较为悲观，以关心酒馆的命运为切入点，许多作者都捕捉到了与酒馆发展相关的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的变迁。

一个明显变化是社交活动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The English Pub: A History* 引用 *Marketing Week* 的说法称，“酒馆已死，而多样化的休闲长存”<sup>②</sup>，与以前的年代不同，现在人们要休闲、交流，不必非得再去酒吧。此外，随着平均知识水平的提高，年轻人的饮酒习惯、饮酒量也在发生变化，现在的年轻人与以前保有在酒馆中聊天畅饮习惯的那批人已不是同一代人了。再者，随着交通法规的完善，制度对酒后驾驶的处罚更严厉，社会观念对酒后驾驶的容忍度更低，驾车去酒馆喝酒会很不方便，因此现在很少有人会这么做了。以前酒馆中有专门的吸烟区，随着 2007 年室内禁烟法案的出台，现在英格兰酒馆是全面禁烟的，有观点认为这一法案使酒馆失去了那些习惯边喝酒边吸烟的顾客。光顾酒馆的人群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以男性为主，现在的酒馆中，女性和家庭顾客开始多了起来。另外，英国啤酒消费趋势显示，虽然酒馆中的啤酒消费逐年下降，但酒馆外的啤酒消费并没有太大变化，现在超市购物非常便利，如果不只是想去酒馆里聊一聊，仅仅只是想喝一点啤酒的话，那么人们其实完全不必去酒馆。还有人指出英国穆斯林人口比例的增加也影响了啤酒的销量。<sup>③</sup>

不仅外部环境在发生变化，酒馆自身也在发生变化。本节开始时本文介绍到，酒馆的形成是与各种饮酒场所逐渐同质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不过 *The Loca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ub* 一书指出，现在的趋势似乎反了过来，随着现代酒馆的发展，不同主题、不同功能的酒馆开始出现了，酒馆开始分

① 参见 Haydon, Peter, *The English Pub: A History*, p.324。

② Haydon, Peter, *The English Pub: A History*, p.331.

③ 参见 Roberts, Marion & Townshend, Tim, “Young Adult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Urban English Pub: Issues for Planning,”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Vol. 14, No. 4, 2013。

化，人们也更愿意选择自己喜欢的类型。<sup>①</sup>

不管受何种因素影响，或许英国酒馆的窘境尚到不了难以为继的程度，但其数量的减少却是明显的。英国政府认同传统酒馆的历史、文化、社交等多重价值，开始主动采取制度措施来保护酒馆和酒馆文化<sup>②</sup>，但其效果仍不甚明确。

## 五、案例讨论与总结：通过细节加深理解的尝试

通过前面几个部分关于酒馆的讨论，我们对于制度与习惯互动的一般规律及英国的“特殊性”可以有何进一步的认识呢？带着这一问题，笔者做了以下思考。

在笔者看来，运用“制度”与“习惯”的概念体系，可对酒馆起源做出很好的解释：从酒馆起源上看，人们在去不同的“饮酒空间”喝酒时，总是会有交流、沟通的举动，交流、沟通的活动在不断重复后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逐渐地，交流功能被作为“饮酒空间”的固定功能在人们的行为模式与内心中被固定下来，原本功能各异的“饮酒空间”就成为具有交流功能的酒馆（public house）了。这一过程很好地反映了个体通过行为将自身外化、从个体行为到普遍习惯，再由习惯到非正式的、社会结构式的制度（语言规则）的过程。

当然，以上描述主要体现的是习惯与非正式、不成文制度之间不断演化发展的关系。除了不成文制度之外，大量成文的、人定的制度同样会与习惯有互动。在案例当中，有关酒馆开业时间的正式制度塑造了酒馆锁门的习惯；人们去酒馆习惯的改变带来了酒馆的衰落，促成了旨在保护酒馆的正式制度的出台。从酒馆发展历程上看，我们还很难去对比人定的制度与自然形成的习惯（或非正式制度）之间力量的大小。不过我们至少能看到，虽然人定的

---

① 参见 Jennings, Paul, *The Loca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ub*, p. 209。

② 例如 2017 年修改 *Neighbourhood Planning Act*, *The Town & Country Planning Act* 等，给予酒馆更多保护。例如 *Neighbourhood Planning Act* 规定，在英格兰想要拆除任何酒馆，必须先取得规划许可。

制度对社会的发展、社会中的习惯有明显影响；但习惯的韧性却不容忽视，即使其作用方式并不像成文制度那么外显。以上理解是从一般性规律的角度来理解“制度”与“习惯”的互动关系，那么在不同的社会中，社会本身的特殊性在“制度”与“习惯”的互动关系中能有何体现吗？

在笔者看来，知识社会学所描述的“现实的社会构建”过程，可理解为关于制度与习惯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一般性的、公式化的表达，但是在具体的时空、具体的社会中，一般性规律运行的环境就像公式中的参数一样，是可以描述的。“国民性”“民族性”“文化的深层结构”，这些概念都可看作人们为了便于描述社会中的环境参数而做的尝试。这些“参数”并不是始终固定不变的常数、结构，而是可以理解为“结构性特征”<sup>①</sup>。随着时间推移，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等元素是会发生变化的，但就具体时段而言，这些变化毕竟是较为缓慢的。考虑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在笔者看来，关于特定国家“特殊性”的概括应是兼顾个体与社会视角的。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尝试结合个体与群体视角，通过一些成对相关的词来表达这些“参数”。这些词包括：

表1 个体-社会视角下“特殊性”认知框架

个体视角	社会视角
传统认知	社会传统
身份观念	社会结构
思维习惯	社会文化
行为习惯	社会规则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词放在一起并不构成严格的概念体系，是为了描述上、认识上的方便而设计的。总的来说，左边的词可以放在个体视角下去考察，右边的词可以放在社会视角下去考察，每一组词是成对相关的。横向来

<sup>①</sup>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看，社会规则会影响个体的行为习惯，个体的传统认知受到社会传统的影响等。纵向来看，认知、观念、思维和行为之间也会互相影响。这些词在横向和纵向上形成相互交叉的网络。笔者结合生活经验和案例考察，尝试运用上述框架对英国的“特殊性”做了一些概括：

表2 个体-社会视角下英国社会特征的大致梳理

个体视角	社会视角
传统认知：尊重传统、珍视传统……	社会传统：社会秩序连续演进，颠覆性改变少；保留大量传统习俗……
身份观念：追求公平、理性节制地看待身份阶层……	社会结构：公民权利较有保障，民间社会发达，阶层的区分、分化仍较为明显……
思维习惯：务实、怀疑、保守、尊重秩序、尊重个人权利……	社会文化：工人文化、贵族文化、法治文化、保守主义文化……
行为习惯：去酒馆、排队……	社会规则：成文规则； 不成文规则：礼貌、礼让； 默契：尊重传统与规则所代表的精神

在笔者看来，英国最有代表性的“特殊性”莫过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默契”。“默契”是一种深层次的行为与思维的习惯，一种深层次的规则。案例中介绍了酒馆中人的习惯。从轮流给大家买酒的习惯上看，英国人重视公平观念，但这样的观念不必宣之于口，大家心里都普遍认同，行为上也会遵守。与之类似，吧台前排队的行为体现了英国人对秩序的尊重。有趣的是，这两个很普遍的习惯都是在“默契”中得到实现的，在现实中人们不需要为遵守习惯动用“说服”。酒馆营业者“锁门”的习惯，同样既体现了对规则的尊重，又体现了灵活适应规则时的“默契”，营业者与顾客之间有默契、酒馆与政府之间也有默契。另外，英国阶层差异有着很深传统，直到今日也十分明显，英国社会从古时发展至今，社会结构较少经历颠覆性的变动。英

国人一方面认同追求公平的理念，但同时传统又有较大的容忍度；不同阶层的人在交往时往往也能够和和气气、谨守礼貌，互有默契。“默契”是一种人与人相处的艺术，体现的是对习惯、规则以及规则所承载价值的认同、尊重。正是由于这种特点的存在，以至于很多规则无需外在的强制来规范，只需依靠人们的认同感就可以维系。

英国社会这种特性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中，一个人如果冒犯了这种“默契”，哪怕他没有违反成文、可见的规则，也有可能社区或社会中引发大量不满。英国脱欧过程中的一起新波折为笔者的这一观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英国，议会的任期通常为五年，每一任期可分为五节（session）。每一节开始前会有议会开会的仪式（State Opening of Parliament）。女王发表演讲（Queen's speech）是该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女王演讲所用的报告，通常是由新一届议会来编写。整个过程的仪式感很强，各个环节很有象征意义，包含着尊重传统、议会独立、王权不干涉政治等意义。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为了减少其脱欧计划可能遭到的反对，利用前述传统，推迟向女王提交演讲内容的时间，请求女王推后演讲的日期，以达到关闭议会的实质性效果。从表面上看，鲍里斯·约翰逊的做法并没有违背传统，只是利用了传统规则中有利于自己的部分来试图实现政治目的。但他此举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女王出于不干涉政治的传统同意了鲍里斯的请求，但英国各地民众认为鲍里斯破坏了民主、违反了传统所代表的精神，在各地组织了多起示威抗议，众多议员（其中也包括一些鲍里斯本人所属的保守党的议员）都对鲍里斯的做法表示了反对。并且，在9月4日的议会投票中，下议院通过了反对无协议脱欧、要求政府申请延期脱欧的法案。<sup>①</sup>由此可见，人们在观念中对民主、传统等价值的认同是一种规则之上的规则，虽然未必以成文形式存在，但英国社会对此有一种普遍的“默契”。

有人会指出，这种“默契”或许并不特殊，而是与法治精神、契约精神

---

<sup>①</sup> Boris Johnson Defeated as MPs Seeking to Delay Brexit Seize Control of Today's Commons Agenda: Brexit News for Wednesday 4 September, <https://brexitcentral.com/today/brexit-news-for-wednesday-4-september/>.

相似，并非英国独有。笔者既坚持自己的看法，也乐于接受这种指责。毕竟，“特殊性”也只是相对的，通过个人与社会不断互动，特定社会可以沉淀出其精神气质，而承载人类社会发展积极成果的气质，或许具有普遍的价值。